

EDUCATING
YOUNG GIANTS

「美」南茜·派恩(Nancy Pine) 著
刘静菲 译

中美基础教育大碰撞

美国教育专家跨国调研实录



新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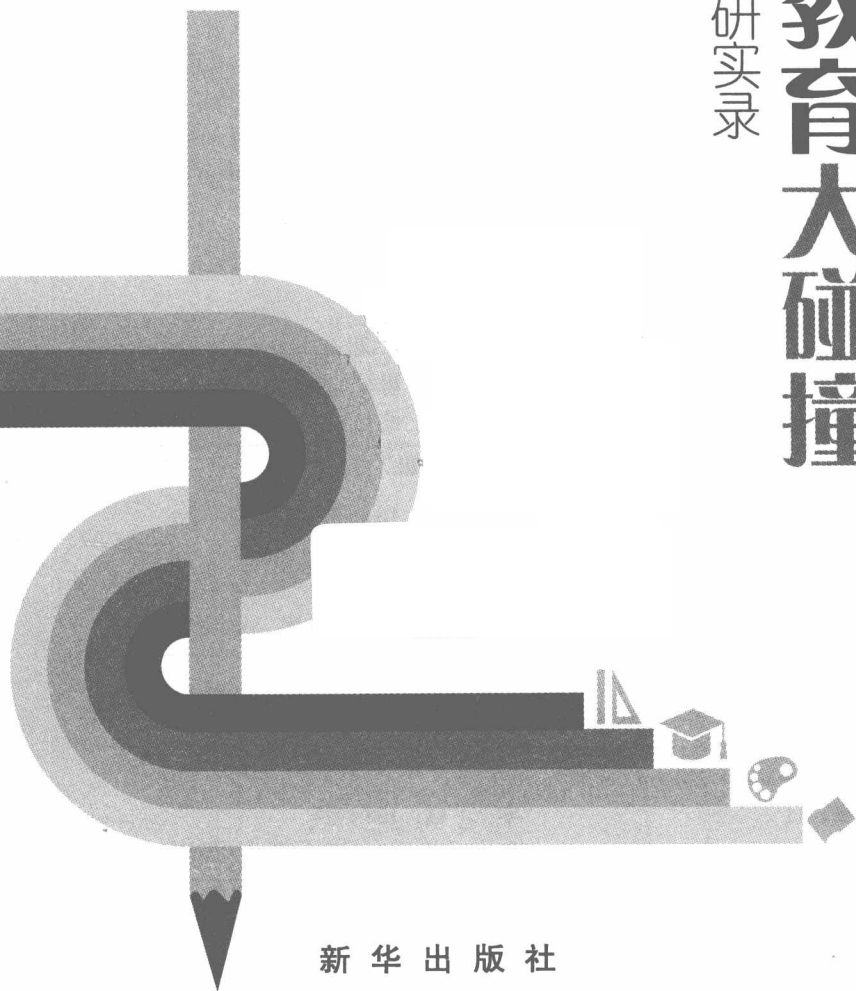
EDUCATING
YOUNG GENIUS

「美」南茜·派恩(Nancy Pine) 著

刘静菲 译

中美基础教育大碰撞

美国教育专家跨国调研实录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基础教育大碰撞:美国教育专家跨国调研实录/(美)派恩著;
刘静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166-0983-5

I. ①中… II. ①派… III. ①基础教育—对比研究—中国、美国
IV. ①G639.2 ②G63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997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3-3927

Educating Young Giants: What Kids Learn (and Don't Learn) in China and America

By Nancy Pine

Copyright © Nancy Pin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St. Martin's Press, LLC,
under the title Educating Young Giants by Nancy Pine.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e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中美基础教育大碰撞:美国教育专家跨国调研实录

作 者:[美]南茜·派恩

译 者:刘静菲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印制:廖成华

责任编辑:李 宇

装帧设计: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图鸦文化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0mm×230mm 1/20

印 张:11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5年2月第一版

印 次:2015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983-5

定 价: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前言

1989年12月30日，我头靠在中国波音747的玻璃上，看着它缓慢降落在灯光星星点点的黑暗中。我大学毕业、担任低年级教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现在是和另一位老师前往中国对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进行调研。

“上海。”我低语着。

更加凑近冷冷的窗玻璃，我渐渐看清了薄雾中的楼群和街道。兴奋难耐的我也有一丝焦虑：万一下面没人接我们怎么办？我们住在哪里？我们的导师两天前打来电话说有人会在机场接我们。他们真的会在这里么？我们晚点了三个小时。现在是夜里11点了，我们身上也没带人民币。中国的现金是没法在国外兑换到的。

747的轮子着陆在雨水冲刷的跑道上，我们看着零星的运输车和灯光。收拾好行李后，我们随着人流进入灰色的混凝土大楼里。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与教育息息相关。先是为高中学生组织国际研讨会，然后在高中教授英语，然后在加利福尼亚的小学指导孩子们学习。现在，我希望更进一步，去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孩子们是如何学习的。当克莱蒙特研究院的教授、我的博士导师约翰·里根问我是否有兴趣调查研究中国教育的情况时，我简直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我心中埋藏已久的渴望呼之欲出，童年回忆中有关中国的影像

也重新鲜活起来。

乘客们鱼贯而出，爬过长长的楼梯，来到出入境管理处，一个接一个地办理手续。我尽可能保持镇定，将护照交给办事人员。他面无表情地审查完毕，盖上几个章，将护照还给我，并点了点头。后面的人随即跟上。我提起自己的行李，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空旷的机场通道尽头，有一群人等在午夜的朦胧中。透过门窗玻璃看向冬天漆黑的夜晚，我禁不住祈祷，千万要有认识的人在外面等我们啊。

我们手里拿着行李，目光向一块块接机牌看过去，没看到我们的名字。再朝人群后面看，我看见一双穿着蓝色夹克的手臂有力地挥舞着。是张峰！来自上海的研究生，几年前曾在加利福尼亚待过。我们迎上去，他的表情放松下来，其他一同前来的中国同事也上前问候我们。

短暂的寒暄介绍后，我们进到车里。欣喜之情洋溢在每句话、每个动作里。发动机点燃了，窗户开着，我们来到了上海。

20年前第一次来到上海，我惊异于它和洛杉矶的差异。那时还没有高速路，没有24小时不停歇地飞驰而过的汽车和炫目的灯光。实用的卡车、面包车、自行车、三轮车在雨水润湿的地面慢慢前行，沿途经过一幅幅宣传画，画面上有超大尺寸的洗衣机、工业发动机、新工厂，宣扬着中国在向美好的未来迈进。我们经过了一排漆黑的店铺，招牌上面的中国字对我们来说犹如天书。一趟12小时的飞行就把我变成了目不识丁的文盲。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1990年1月，我们在约翰·里根关于中国文化的指导下观察了孩子们受教育的情况，日以继夜地与家长、教师、

教职人员们交流沟通。

我们拜访了一些班级，每班约 50 人。每个孩子都穿着保暖裤和厚夹克，屋内和屋外一样冷。我近乎崇敬地看着黑发亮眼的孩子们全神贯注于老师快速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整齐地朗声背诵课文。但我也很惊讶地看到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孩子。“你没有画上这个女孩的额头。”一位老师看着画对一名四岁的学前孩子说。前额？我想，谁会要求一个这么小的孩子想到这个呢？我曾经花时间调研过欧洲和墨西哥的学校，他们和美国的公立学校很不同，但是和中国都不一样。这是我在中国调研的开始——精心设计的课程，教室里环绕着学生们有力的回应声，课堂速度让人吃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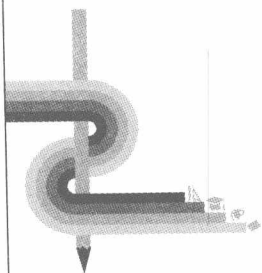
此次旅程的最后，我确定了自己论文的主题：中美两国孩子早期的写字学习。一年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中国，在三个城市收集数据。我一间学校一间学校地调研，和同僚、朋友们交流，坐火车来往于各地。从那时起，我拜访中国达三十多次，每次都会进一步加深我对中国教育体系和几千年文化的理解，了解到中美两国的教育与文化是如此不同。

★ ★ ★ ★ ★ ★

教育是我的激情所在，比较中美教育的差异成为我心心念念的主题。我和各地的老师、家长们广泛交流，和他们保持着持久、深入的联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旧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国，进行交流项目、继续调研，也总是收获颇多。2004 年我还在一个小山村待了三个月，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当地的孩子们如何克服教育资源和机会上的困难。

我对中国课堂以及中美两国教育差异的认识逐渐变得具体全面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更新变化。每一次对中国教育观念的了解

都让我从全新的角度审视美国的学校教育。我理解到，在中国，精雕细琢的课程和具体详细的学科知识是多麼重要，以及考试压力是如何影响教育的。我还渐渐意识到，美国的学校教育虽然越来越依赖考试，但仍很重视孩子独立想法的表达。我研究过孩子们如何学写汉字，从跨文化的误解中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老师、学生和家长间是如何表达尊重的。我乐于和同僚、教育者们大量交流，但是其中一些并不方便透露其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中国人的姓是在名之前，中国人在西方生活时常常颠倒姓和名的顺序。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后天努力还是顺其自然?	1
第二章	老师的角色	19
第三章	儒家思想的影响	37
第四章	理解的深度: 数学	51
第五章	压力与考试	69
第六章	语文教学的巨大差异	83
第七章	教室环境与课堂纪律	99
第八章	学习内容的深度挖掘	115
第九章	在校表现与课堂即兴发挥	135
第十章	向大学冲刺	155
第十一章	对想象力的关注和鼓励	173
第十二章	迈向未来: 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191

* 本书中所提及的华人姓名均为音译。

EDUCATING YOUNG GIANTS

中美基础教育大碰撞

美国教育专家给中国的研究实录

第一章

后天努力还是顺其自然？

那是一个周六的晴朗上午。在春的气息中,看着一个个的家庭通过十字转门进入洛杉矶动物园,对即将开始的发现之旅我满心热忱。我曾带着孩子和他们的朋友来过这儿好几次,但这次我的兴奋之情却是另有原因。

张峰是我的中国朋友兼研究伙伴。我们打算利用这个上午探讨孩子在游览动物园时的学习方式。那已经是1997年的事了。若干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研究儿童的学习方式,但此类“研究”大都是在我的中国之行里的短暂会面中进行的。这次,他成了访美学者,我们也因此有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起好好对此研究一番。我也打算在与他共事的过程中为他展示一下我的世界。

在出口处,我一眼就认出了张峰。作为一个中国男人,他算是比较高的了。他看上去书生气十足,带着黑框眼镜,过长的腰带别在腰带的备用扣里。有时他也会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但却仍旧保持着若隐若无的微笑。他走起路来有点驼背,像是为了他人能更好地看见自己而故意驼背。从他急切的跨步中我能感觉到他对这次访问充满期待。1990年我第一次访华时,我们俩还都在读研究生。之后我们成了挚友,一起交流思想,逐渐熟识对方的家庭,探究中美儿童的学习模式。

我们发现,中美两国儿童的学习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走吧!”我边说边推开动物园的十字转门,朝着第一条道路走去。在走过入口处附近的一个供火烈鸟栖息的池塘后,我们同其他家庭一样,倚在栅栏上看着成群的土拨鼠。这些小家伙中有的直立着看着我们,还有两只吱吱叫的土拨鼠则回头看着它们。有的土拨鼠则藏在灌木丛中,它们土蒙蒙的毛色和大地混为一体。一对夫妇正在讨论周末的计划,而他们的三个孩子则在观察着这些小动物

和其他一些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动物。

就在我们要向下一个观景点走去时，张峰沮丧地说道：“那对父母都不跟孩子谈论那些动物。没有父母的点拨，孩子们怎么可能学到东西呢！”

我笑道：“今天是星期六啊！这只是一次家庭外出，他们是来动物园观赏动物，放松放松的。孩子不需要一天24小时都有人指导。”

“但是有些孩子甚至都没在看动物。”张峰抱怨道，“他们在看别处或者是看别的孩子，精力全没放在正事上。他们的父母只是让孩子自己去看动物。”

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常讨论在各自文化中有利于孩子了解周围世界的不同教育方式。我们彼此坦诚相待，但是张峰所说的话却使我大吃一惊。

我答道：“当一家人外出放松时，我觉得孩子应该会观察自己所想观察的。可以肯定的是，当孩子们观赏景点时，他们的父母偶尔会为他们指出有趣的事情，比如一个正在游泳的北极熊或者一只挂在妈妈身上随着妈妈在树枝间穿梭的猩猩宝宝。但是父母很少会为孩子指出这些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小动物，除非他们对这些动物有特殊的兴趣。”

但这却并不能宽慰张峰，而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认为对孩子的不间断指导会如此重要。之后，我们穿过鸟舍，在观赏了海狮和海豹后，进入了大型动物圈养地。一路上，他又提到只有很少一些家长在给孩子讲解动物园的动物这件事。

“中国的家长们在到达观景点之前就会给孩子进行讲解，使孩子对要看的東西做好准备，”张峰说道，“在到达观景点后，他们

就会为孩子指出动物。”他还补充道，中国家长们会不停地这么做，直到他们确定孩子看见并弄明白了。

我想，多无聊啊！换作我，我才不愿意对孩子在动物园看见了什么而事无巨细呢！他们自己可以发现很多事情。除非出现了在我看来能吸引他们的事物，否则我是不会左右他们的视线的。而他们也必然会就其他事情提问。这时我告诉张峰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可供探讨的话题。

我和张峰已经共事良久了，所以我们十分清楚当我们像在动物园里的情况一样出现了分歧时，我们就是遇上了文化冲突——某个社会中的行为和习惯在另一个社会中在我们眼中变得“错误”或者“奇怪”。他的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与我的文化产生了冲突，反之亦然。在行事方式上，我们产生了分歧。

本书深入剖析了中美文化中有关儿童学习的不同观念，同时，追溯了此类差异产生的文化以及历史原因，并探讨了其学术蕴涵，希望借此帮助中美两国理解并完善儿童教育。

2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中美两国的教育，以饱满的热情深究儿童与青少年获取知识以及学校强化学习过程的方式。你也可以说我的家庭是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母于1884年毕业于专门培养教师的新泽西师范学校；我的母亲是一位富有激情与创造性的小学教师；我的一位妹妹则管理一家一流幼儿园。而14年来，我教过各个年级的课程，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其中有几年还在加州帕萨迪纳市一家学校负责低年级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双语教学。作为一个初等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我曾在洛杉矶圣玛丽山学院工作了十年。同时，作为一名教师教育工作者，我也曾花费大量时间培训了洛杉

矶整个地区的学校教师。最近，我又开发了一个项目，将圣玛丽山学院与中国的教育者以及大学联系了起来。

我和中国的意外结缘始于1990年的冬天。那一年，我作为一个在职研究生，在我的博士生导师约翰·里根以及他几年前在南京大学英语系认识的同事的邀请下，来到中国东部进行了为期三个星期的调研。本着全心全力帮助他人了解不同文化的复杂性以及价值观的初衷，里根老师尽可能详细地为我和其他人介绍了中国。在幼儿园和小学度过了三个星期的紧张调研生活后，我已经可以和中国的父母、教师、教工以及学生自由交谈了。而我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变化。

我迫切地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提高了人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文化与语言体验是如何塑造这一个过程的。所以一年后我只身一人回到中国，收集论文中与中国有关的数据。自那以后，我变成了中国的常客。

对中国的一次次造访使得我对于中国儿童的教育方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注意到了美国教育中一些被我认为理所当然的方面。在与我的中国同事的通力合作下，我的研究项目终于完成——这项研究剖析了中美两国教育风格与方式的层层差异，使得双方能够注意到各国儿童学习方式中的细微差异。这项持续了三年的研究分析了中国低年级儿童学习写字的方式，并在中国学生通过拉丁字母表学习中文、英文或者其他语言时在阅读和写作两方面的基本差异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进展。在中国，人们甚至对于教师以及教育的态度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与中国家长以及学生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家长就教育他们在家在学校要尊重并遵从长辈。但他们也就中国对考试“见缝插针”式的强调表达了失望之情，这也使得我对中国的教育环境有了一定了解。通过



对城市以及郊区学校大量的密切观察，我已经获得了必要的资料和信息，以将中国的学习过程和我甚为了解的美国学习过程进行比较。同时我也通过大量走访和讨论对创造性、创新性以及二者在中美两国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希望能够帮助中美两国为儿童创造更为有趣积极的学习体验。这些都是我用来研究两国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的部分方法，而这些方法为本书提供了动力以及基础。

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中美两国的普通民众以及决策人似乎都很钟情对方的学校体系，而紧接着，一些明显的事实也显现出来。中国学生都有着出众的数学考试成绩，而美国学生则没有；美国学生拥有轻松的上课氛围和交谈的自由权，而中国学生却没有。我们都知道这种一般性的概括并不适用于一种特定文化中的所有儿童；我们也明了这样简单的概括可能会导致偏见产生，这对任何一方都不好。但是，当我们将两国学生的学习和受教育方式相比较时，巨大的差异不容否认。

美国人十分好奇中国学生出类拔萃的原因，也想知道采用中国的一些教育方式能否有助于提高美国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此同时，中国的教师和家长也很欣赏美国学生大胆提问并创造性地表达自我的能力。本书探讨了两国学校和学生的长处以及两国教师与家长彼此羡慕之处。各个章节研究了中美两国的学习以及教育方式，目的不在于纯粹地指出差异或者进行否定评价，而在于探讨两国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最后，随着孩子进入日益全球化和竞争化的21世纪，本书试图找出双方的教育体系所缺失的东西。

尽管中美两国的历史千差万别，但是两国都已做出郑重承诺，表示要普及由政府出资的义务教育——在中国，义务教育范围覆盖

一年级至九年级；而在美国，义务教育则覆盖一年级至十年级，之后，根据各州惯例，学生有权选择继续完成 12 年的学习或者直接退学。中国的全民（包括女孩）教育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截至 2011 年，中国绝大多数适龄儿童都已入学。在美国，十九世纪中期，美国教育之父霍勒斯·曼恩成功说服马萨诸塞州引进全民教育。之后纽约以及其他一些州也纷纷效仿。但是直到 1915 年全民义务教育才普及到美国的所有州。

中美两国的教育规模都是令人瞩目的。根据现有的可比较数据来看，2002 年，美国已经拥有 5400 万小学生和中学生；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已超过 2 亿，几乎是美国的四倍。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小学 and 中学数量也分别达到了 12.8 万所与 5.54 万所。但是，中美两国教育体系中的结构却惊人地相似。孩子们首先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阶段的幼儿园课程，接着便进入小学、初中以及高中进行学习。他们还可以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是否攻读学士学位以及硕士学位。两国的师资培养以及教师资格认证大同小异，而中国仍不断致力于提高师资水平。在我的研究刚开始时，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中国很多地区的小学教师仍旧是在所谓的高等高中接受培训，而大部分高中教师则都是大学毕业生。如今，越来越多城市的小学教师也逐渐取得了大学文凭，而很多乡村教师也可以通过暑期课程或者其他课程提升技能并获取证书。中美两国都要求教师具备很多方面的相关知识，包括儿童与青少年发育成长、教育方法以及要任教的领域。然而，不同于美国教师，中国的小学教师不会执教多门课程，他们通常只负责一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中国也在致力于培养更多的中学教师。另外，美国教师可以通过教师培训以外的项目获得教



教师资格认证，而中国教师则不允许这么做。

中国的教育体系属于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管理权由位于北京的教育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掌控。中国教育的财政拨款、课程改革、教育评估以及教师资格审定的相关文件都源自北京。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教学的所有方面几乎都受到集中的管理。例如，1986年之前，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是使用统一教材，而且全国的教学进度经常保持高度一致。但是，自那以后，中国的教育管理权开始逐步下放。截至2011年，一些出版商已经获得政府授权，可以进行不同系列教材的研发，而这些省市的教育管理者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从这些教材中选择最合适的教材。这一切都反映出了教育管理权的下放。

然而在美国，课程及其评估则是由各州以及当地政府控制管理，各州与联邦政府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尽管国家法律会管理某些地区的教学，比如要求地区指定相应策略以帮助低分学生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学生，但是学校体系中诸如课程内容以及教师资格认证等方面的内容则由各州掌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理查德·英格索尔通过对六国师范教育的比较研究发现，美国教育体制中权利的下放程度十分惊人。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对成绩如何判定得分这一问题的关心使得国内监管向着更好程度与更广范围逐步过渡。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旨在全面提高全美儿童的受教育水平。该项法案强制学校将教学重点放在学生的阅读、写作以及数学考试上，同时不断弱化甚至抹杀其他课程的重要性。然而近十年后，该法案却受到了家长以及教师的强烈抵制，那些因为教学成绩未能及时提高而面临失去联邦资助的学校也对此表达了不满之情，相关呼吁开始出现，要求给予各州更多自

主权。同时，2011年通过的“通用核心标准”在遭到由州立学校官员以及其他教育参股人士组成的特别小组的封杀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再度抬头，但是各州已经有权选择是否采用这套标准。

让人觉得比较好奇的是关于如何提高美国学生成绩的辩论愈演愈烈。我在中国进行调研的这几年中也亲眼看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义事实：美国教育者试图效仿中国教育者，培养更多更注重学术修养并能在国际大赛中取得更好成绩的学生；而中国教育者十多年来却一直试图摆脱对应试教育的依赖并削弱其对课程设置以及学生生活的控制。中国教育者希望借鉴美国课程中那些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并以学生为中心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恰恰是美国教育者极力弱化的。同时，那些将中国教育者压得喘不过气的教室环境在美国的标准化测试中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

自从那天上午我和张峰在动物园就育儿观念出现分歧后，同样的分歧——选择父母指导下的学习还是选择儿童自主学习——也出现在了研究以及其他很多关于在中国学习的研究中。这些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对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教育的探究。在一项揭示中美两国中产阶级家长如何帮助他们四岁的孩子使用新玩具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两国家长使用的方式有着天壤之别。这项研究由王小蕾负责。王小蕾出生于中国，曾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任纽约佩斯大学教育学教授。在研究过程中，王小蕾发现中国孩子与玩具的接触与熟识主要由他们的妈妈掌握，她们会要求孩子集中注意力并给予指导。这些妈妈会为孩子展示玩具的操作方法并给出额外的指导，以确保她们的孩子能理解。接着，她们会要求孩子演示部分的操作方法并阐述他们从中学到的知识。一旦孩子犯了任何错误，中国妈妈们都会马上